

現代世界史

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九年時期的捷克斯洛伐克

蘇聯 Л·И·祖波克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一九五四年 北京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的捷克斯洛伐克

Л. И. 祖波克

捷克斯洛伐克的成立

還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很久，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就展開了爭取獨立的鬥爭。一部分捷克資產階級害怕同盟國家一旦取得勝利就會實現德國的『中歐』思想，因而加入協約國方面來反對奧匈帝國。在協約國協助下，在法國、俄國和美國都成立了捷克民族委員會。領導委員會的是馬薩里克。委員會與布拉格城內爭取捷克斯洛伐克獨立的各秘密組織都保持聯系。民族委員會把戰俘中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組成爲軍團，並在協約國方面參加作戰。奧匈軍隊中的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兵士，都不願爲奧匈作戰，而紛紛投降。因此，協約國便利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民族運動來促成奧匈帝國的崩潰。站在協約國方面參加作戰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總計達二十萬人，其中並有幾千美國籍的捷克人。俄國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後，協約國中的帝國主義分子藉助於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力量，把當時駐在蘇俄境內的捷克軍團和捷克籍的戰俘拉攏去進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反革命鬥爭。組織俄國境內的捷克斯洛伐克軍團的叛變的活動，乃是協約國執行促使捷克斯洛伐克參加歐洲反革命陣營，使之走上反對共產主義和蘇聯的道路的政策之開端。

爲國內矛盾所分裂的奧匈帝國，因前綫失敗而陷於崩潰的境地，這就加速了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偉大的十月革命給奧匈帝國內的革命鬥爭的進一步高漲提供了新的強有力的推動力。蘇維埃政府關於立即締結公正民主和約的提議，對羣衆的革命行動起了重大的影響。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四日，奧國政府宣佈進一步縮減糧食的配給量，這更加速了革命運動的發展。威涅爾——紐斯大得的罷工迅速地傳播到整個奧匈帝國，並席捲了捷克。運動取得了龐大的規模。僅僅在布拉格一地就有十五萬工人罷工。在克拉德諾、布隆、摩拉維亞台地等地區，都有上萬的工人參加罷工。正和在奧地利一樣，捷克境內的罷工都是自發地爆發的，因而終於被社會民主黨領袖和資產階級勾結起來而破壞了。

工人階級的一月發動，對海陸軍起了強有力的影響。五月間，隆堡的步兵部隊起義了。一九一八年九月，斯洛伐克和摩拉維亞的廣大農民羣衆和農業工人都捲入了革命運動。十月革命的口號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農中間成了越來越流行的口號。工人代表蘇維埃也開始在各地建立起來。

一九一八年秋季，二元帝國的崩潰已是十分明顯了。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巴黎的民族委員會自行宣佈爲捷克斯洛伐克臨時政府。以馬薩里克爲首的新政府立即得到協約國的承認。捷克資產階級估計到發展着的事變可能引起革命，因而與社會民主黨領袖共同設法使羣衆的革命運動接受自己的影響。一九一八年七月在布拉格成立的民族委員會給了捷克資產階級極大的幫助。這個委員會是由各資產階級政黨和社會民主黨的代表組成的。民族委員會在各地都成立了地方委員會。後者千方百計地想使運動限於解決民族性的任務的範圍內。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民族委員會宣佈實行經濟封鎖，這種經濟封鎖以後轉變成爲總罷工。

一九一八年九月，與民族委員會成立的同時，成立了社會主義蘇維埃；社會主義蘇維埃是由社會黨的代表組成的。民族委員會最初決定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採取行動，以表示反對在捷克各地徵收糧食，但由於社會主義蘇維埃的參與和工人的總罷工，十月十四日的行動轉變成爲有促成政變爆發的可能的大規模發動。工人舉行了總罷工，並在不僅『爭取獨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而且也『爭取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口號下，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但是，由於社會民主黨領袖猶疑不定，十月十四日那天的羣衆性發動並沒有取得徹底的勝利，也沒有達到奪取政權的目的；因此，資產階級領袖終於在緊要關頭，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底，掌握了對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權。

捷克資產階級在其爭取建立獨立國家的鬥爭中，得到協約國方面的支持，而協約國之接受捷克人的要求，則只是基於軍事戰略上的理由。因爲捷克斯洛伐克國家產生之後，奧匈帝國即被肢解，從而堵塞了德國與巴爾幹和近東之間的道路。十月十四日的事件結束後，馬薩里克即宣佈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成立。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布拉格民族委員會宣佈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獨立。這一天，在布拉格和捷克斯洛伐克其他大城市中，捷克居民舉行了羣衆性的示威遊行。已經破產的奧匈帝國，不能做任何的抵抗。民族委員會沒有經過武裝鬥爭就接收了全部政權。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召開的國民大會，宣佈哈布斯堡王朝已被推翻。立法權和民族主權集中於臨時國民會議手中；經過事先的協商，所有政黨都派出了代表參加臨時國民會議。根據臨時憲法，馬薩里克當選爲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第一任總統。

新共和國的國界是由『凡爾賽條約』、『聖日爾曼條約』和『特里亞龍條約』規定的。捷克斯洛

伐克共和國的領土面積爲十四萬零四千方公里，人口爲一千五百萬人；捷克人約佔半數，斯洛伐克人佔五分之一，其他民族——匈牙利人、德國人、烏克蘭人、波蘭人和猶太人則佔三分之一。

斯洛伐克和喀爾巴阡羅斯（外喀爾巴阡烏克蘭）也包括在新共和國之內。這些地區之包括在這個新國家中，是以一九一八年三月馬薩里克和斯洛伐克流亡者在美國匹茲堡簽訂的協定以及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馬薩里克與喀爾巴阡烏克蘭的組織在菲拉得里菲亞簽訂的協定爲根據的。協定上規定給予斯洛伐克人和喀爾巴阡烏克蘭人以自治權。佔領斯洛伐克和外喀爾巴阡烏克蘭的行動，是與協約國軍事統帥部仔細商討後才着手實行的。

捷克斯洛伐克在經濟發展方面是優先於多腦河流域各國的。它從過去奧匈帝國的遺產中得到了它所擁有的百分之五十二的化學工業，百分之七十五的紡織工業，百分之七十六的煤炭工業，百分之九十三的玻璃工業和百分之百的磁器工業。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工業中，機器製造業和軍火製造業佔有最重要的地位。例如捷克斯洛伐克的施科達兵工廠就是世界聞名的兵工廠。

在財政方面，捷克斯洛伐克主要是依賴法國、英國和美國。就工業的發展路綫來說，它與法國的聯系最密切；而在對外貿易方面，則與德、奧、匈、英四國的聯系較密切。

鞏固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

克拉馬當選爲共和國第一任內閣總理；他是代表大銀行資本、捷克大地主和自由職業者的利益的

國家民主黨的領袖。爲保障捷克資產階級的領導地位起見，克拉馬政府（一九二六年以前繼任克拉馬政府的歷屆政府也是一樣）係由捷克各政黨聯合組成。十六個部長職位中，捷克農民黨分得四個，捷克社會民主黨、人民社會黨和捷克人民黨（教權派）各分得三個。在克拉馬內閣中，貝奈斯任外交部長。

農民黨代表農業資產階級和接近農業的工業家的利益。農民黨主張實行『土地改革』，其目的是防止土地革命和滿足少地農民對土地的要求。農民黨想把匈牙利和德國的地主從捷克斯洛伐克境內排擠出去，並鞏固大戰時期發了橫財的富裕農民和富農的地位。農民黨擁有自己的商業和合作社組織網，擁有自己的銀行。一九二二年，斯洛伐克農民黨與它合併了。

捷克社會民主黨以工人階級中生活較有保障的那些階層和一部分城市中等階層爲憑藉。接受了貝奈斯和馬薩里克的思想體系的捷克人民社會黨，雖然內部有不少懷有民族主義情緒的工業工人，但主要的仍是城市的小資產階級民主階層。在獨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成立的那幾年裏，沾染了一部分工人的民族主義的狂熱情緒，促成了人民社會黨內工人幹部人數的增加。

捷克人民黨（教權派）聯合了城市和鄉村居民中的天主教階層，它基本上是中等階層的代表。這個黨主張保持天主教會的統治地位，反對教會與國家分離，主張與梵諦岡保持密切聯系。在最後這個問題上，它遭到敵視天主教和梵諦岡的激進集團方面的反對。

在捷克資產階級其他政黨中，還須指出代表中等階層的工商黨。這個黨是在一九一九年間主要由脫離捷克社會黨、國家民主黨和社會民主黨的人所組成。

我們再從少數民族的許許多多政黨中舉出幾個在政治意義上最重要的幾個政黨來。斯洛伐克人民黨（斯洛伐克的教權派）是統一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黨的一個派別。當一九二一年人民黨參加聯合政府時，斯洛伐克的教權派就組成了獨立的國民黨，宣傳斯洛伐克實行自治。

日爾曼農民黨是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日爾曼大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政黨，它代表國內日爾曼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這個黨毫不掩飾它的親德情緒。日耳曼基督教社會人民黨則代表日耳曼的僧侶階層。

克拉馬政府存在了約八個月。它擔負了拯救資產階級使之逃脫革命、並在新建立的國家中鞏固捷克資產階級政權的任務。

克拉馬政府當時還沒有軍隊和堅強的國家機構，它只是憑藉着民族和社會的煽動來與革命運動作鬥爭。當時，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是自發性的，共產黨還沒有成立，而在社會民主黨內，把資產階級國家的利益看得高於無產階級和革命的民族的民族主義分子又佔多數。因此，政府就藉助於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黨領袖的力量在羣衆中散播着一種幻想，說什麼捷克斯洛伐克是超階級的國家。政府爲了減輕革命羣衆的壓力，被迫實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它剝奪了貴族原先享有的政治特權，通過了國家救濟失業工人和八小時工作制的法令，並從美國運來大批糧食來救濟飢荒。政府把運來的糧食廉價售與缺糧的人民；買價和賣價之間的差額達數十億克郎，這筆款項全部由國家負擔。

最後，政府爲了使農民擺脫無產階級而接受政府的影響，通過了實行土地改革的法令。在實行土地改革以前，大地主擁有全國土地的大部分，一千七百三十七個大地主擁有四百萬公頃土地。土地之

集中在少數大地主手中，引起了土地荒。在斯洛伐克和喀爾巴阡烏克蘭，兩公頃以下的零散耕地佔耕地總數的百分之七十點七，而其土地面積，則僅佔百分之六點五。土地改革法規定徵收地主的土地中超出二百五十公畝以上的部分（支付酬金），並將此項土地分給小農。土地是在信貸機關支付相當的地價後再實行『分配』的。土地法幫助政府排斥了一部分地主（匈牙利人和奧地利人），並鞏固了捷克地主和富農的地位。而少地農民的狀況，則並無變動。

克拉馬內閣的政策不符合於國內局勢，使人民羣衆深感不滿。克拉馬在社會愛國主義者支持下，採取了包括直到宣佈戒嚴爲止的非常手段來統治國家。克拉馬在外交上採取指靠協約國的方針以後，曾請求法國幫助他組織一支二十萬人的軍隊來與蘇維埃俄國作鬥爭。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舉行第一次選舉。克拉馬的國家民主黨費了很大勁才取得了二十五萬六千三百三十票，捷克社會民主黨取得九十三萬四千八百零一票，人民社會黨取得四十八萬四千七百四十三票，農民黨取得六十三萬七千零一十三票。選舉的結果，克拉馬政府倒台了。根據各政黨之間力量的新的對比關係，社會民主黨、農民黨和人民社會黨組成的同盟成立了『紅綠』聯合政府。

『紅綠』聯合政府

『紅綠』聯合政府是社會民主黨的一個領袖杜薩領導的。新政府不愧是克拉馬的反動的反人民的政策忠實繼承者。

捷克資產階級積極地參加反對蘇維埃匈牙利的武裝干涉。五月初，捷克軍隊在強加於匈牙利的戰爭中遭到迎頭痛擊，許多捷克部隊都投降了匈牙利紅軍。到五月底，斯洛伐克和蘇維埃共和國在科西茲宣告成立。大部分都被匈牙利和捷克赤衛隊所佔領。斯洛伐克蘇維埃共和國在科西茲宣告成立。

社會民主黨的杜薩政府首先採取了鎮壓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蘇維埃的行動，它動員了國內一切反革命勢力〔一〕來進行反對蘇維埃匈牙利和蘇維埃斯洛伐克的戰爭。七月底，在法國積極幫助之下，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裝干涉者終於擊潰了匈牙利的紅軍。八月初，蘇維埃匈牙利覆滅了。

杜薩政府在鎮壓了斯洛伐克蘇維埃之後，就採取各種方法來鞏固捷克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常備軍代替了志願軍和民團，成立了人數很多的警察部隊。

但是，杜薩政府却無法調整國內的經濟生活。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大戰後的最初幾年裏，捷克斯洛伐克的工業，特別是輕工業，遭遇了極大的困難，因為捷克斯洛伐克的工業喪失了它原先的極大部分的市場，現在，許多國家的國界把它和它的舊市場隔斷了；此外，凡是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的商品市場的國家（奧地利、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都施行保護國稅政策的稅率，並發展着自己的輕工業。國內經濟的困難，失業人數的增多，物價的飛漲，以及社會民主黨領袖及其在政府中的代表的叛賣政策，激起了勞動羣衆的不滿情緒。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間國內展開的自發性的羣衆革命運動，促成了工人蘇維埃的成立。克拉德諾、布隆、霍孟托夫等工業區域成了蘇維埃運動的中心。工人蘇維埃把自己的活動局限於調節糧食供應和領導爭取實現八小時工作制的鬥爭。混入工人蘇維埃領導機構的社會民主黨右派領袖的叛賣政策，使捷克斯洛伐克的蘇維埃沒能成為起義的

機關。

與國內工人的發動同時，民族解放運動也展開了。捷克資產階級在鞏固了政權之後，並不想履行他原先提出的允許斯洛伐克和外喀爾巴阡烏克蘭實行自治的諾言。斯洛伐克境內爆發的蘇維埃運動，被捷克資產階級用暴力殘酷地鎮壓下去了。外喀爾巴阡烏克蘭的人民都嚮往着蘇維埃俄國。爲了削弱外喀爾巴阡烏克蘭人民嚮往蘇維埃烏克蘭的情緒，『聖日爾曼條約』以允許實行『與捷克斯洛伐克國家的統一不矛盾』的自治爲條件，把外喀爾巴阡烏克蘭併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外喀爾巴阡烏克蘭曾取得了設立自己的特別議會和派出自己的代表參加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國會等權利，目的是使後者無權通過僅與外喀爾巴阡烏克蘭的議會的職權有關的任何立法性措施。但是，聖日爾曼條約的這些條文竟爲捷克資產階級所遺忘，外喀爾巴阡烏克蘭始終沒有實現自治。捷克反動資產階級故意製造和煽動民族糾紛，認爲這是使勞動羣衆脫離革命鬥爭的方法。

然而，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波蘭人和烏克蘭人從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成立時起即展開的民族解放運動，在某種程度上依然擴大了少數民族的權利。

懾於革命運動增長的杜薩政府於是又求助於社會民主黨領袖提出的所謂社會主義性的改革。政府頒佈了一系列的法令，如土地改革實施條例，提高國家公務人員工資的條例，戰時殘廢人員撫卹金條例，工人監督煤礦業條例，工人分紅條例，有關承認工廠委員會的法令等等。

此外，杜薩政府在從美國方面借來一億八千萬美元和發行了若干國內公債之後，曾採取了許多方法來補救國內的失業和輸入糧食的現象。

一九二〇年的選舉。一九二〇年的憲法

統治階級的政策和社會民主黨領袖玩弄的手腕，使社會民主黨擴大了它在勞動羣衆中的影響。在一九二〇年四月的國會選舉中，各地的社會民主黨取得了全部選票的百分之五十點六。捷克社會民主黨取得一百六十萬選票，在下院中取得七十四席，在上院中取得四十一席；日耳曼社會民主黨取得六十八萬九千選票，在下院中取得三十一席，在上院中取得十六席。

這次選舉是根據一九二〇年初通過的新憲法進行的。根據憲法，宣佈捷克斯洛伐克爲民主共和國，『人民是國家一切權力的唯一淵源』。所有年滿二十一歲的公民都享有選舉權（二）；年滿三十歲的公民享有當選爲下院議員的消極選舉權，年滿四十五歲的公民有當選爲上院議員的消極選舉權。放棄參加選舉的人，一概科以罰金。年滿二十六歲的人，才有選舉上院議員的權利。立法權屬於由上下兩院組成的國民會議。選舉根據普遍、直接、平等和不記名投票的原則進行。下院議員名額定爲三百名，任期六年；上院議員名額定爲一百五十名，任期八年。共和國的總統總攬行政權力，總統任期七年，由上下兩院組成的國民會議選舉。總統有召集、延期和解散國會及任免部長之權。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爲馬薩里克。一九一八年當選的馬薩里克曾數次連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總統，一直到一九三五年爲止。

根據選舉的結果，馬薩里克總統再度授命社會民主黨人杜薩組閣。在杜薩組成的第二次內閣中，

社會民主黨獲得了七個部長職位。杜薩的『社會主義』政府的施政方針，是中止對工人階級的讓步，並向勞動大眾已取得的民主成果發動進攻。政府的新方針引起了羣衆對社會民主黨的失望情緒，這種情緒在蘇波戰爭時期更加增漲，因為當時政府竟違反深深同情蘇維埃俄國的人民羣衆的願望而同意援助波蘭。捷克資產階級最害怕的是：波蘭被擊潰後，捷克斯洛伐克將與蘇維埃俄國直接相鄰。它以法國的附庸國的資格聲明：如果特申問題能在有利於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況下得到解決，它就準備援助波蘭。一九二〇年三月，特申問題於巴黎在有利於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況下解決了。同時還決定：捷克斯洛伐克派遣一個軍前往華沙近郊，並負責波蘭軍隊的給養供應。

羣衆性的革命運動。十二月的總罷工

但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計劃却被同情蘇俄和紅軍的勞動羣衆破壞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無產階級展開了羣衆性的罷工和抗議性的示威遊行作爲對政府政策的答覆。社會民主黨的左翼『馬克思主義的左派』領導着這一運動。運動席捲了勞動羣衆的最廣大階層，並且發展到組織革命的監督會議，監督會議不許把軍需品運往波蘭；沒有得到監督會議的許可，任何火車都不能開往波蘭。供給波蘭的軍需品的火車都停在儲備軌道上，或者完全受到工人的破壞。到蘇波戰爭將要結束時，在大的火車站上爲工人扣留的裝運軍需品的列車達數十列之多。在施科達兵工廠中待運的幾十個中隊的重砲直到一九二一年底還留在原地。外喀爾巴阡烏克蘭的一羣農民曾企圖越過波蘭邊界去援助進入加里西亞境內的

紅軍。

一九二〇年七八月間，捷克斯洛伐克資產階級驚恐不安地注視着紅軍在波蘭境內的勝利挺進和捷克斯洛伐克無產階級的行動。車爾內政府在對外政策方面依然死死地依靠協約國。資產階級報刊不得不愁眉苦臉地報道同情蘇俄的羣衆性運動的發展和右派社會民主黨人的破產。

因『馬克思主義左派』影響的增長而驚惶不安的社會民主黨右派，開始實行『清』黨，並召回政府中的社會民主黨的部長。社會民主黨右翼關於召回它在政府內的部長的決定不過是一種手段，他們想藉這種手段來恢復自己在羣衆中的影響。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的擴大會議確認了領導機構的策略，並主張立即開除所有共產國際擁護者的黨籍。

同時，社會民主黨的領導機構還與農民黨和人民黨的領袖進行有關共同對付革命工人和『馬克思主義左派』的談判。由於談判，成立了以摩拉維亞的『高級』官僚車爾內爲首的、純粹由大官僚組成的非議會制的政府。

車爾內政府在各民族的資產階級積極支持之下，轉而採取殘酷的恐怖與鎮壓的方法：政府宣佈罷工是違法的，反對現存制度的人一概以叛國論；它還大大地限制了工廠委員會的權力，解散了監督委員會，警察竟槍殺示威遊行的工人，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九日，警察隊伍佔領了布拉格的人民之家（『馬克思主義左派』的房子）以及『紅色權利報』的印刷廠。捷克斯洛伐克資產階級因在紅軍向華沙勝利進軍時期遭受了恐怖，此時，竟乘機採取報復行動。

車爾內政府反對國內革命工人的鬥爭，是與反蘇鬥爭同時展開的。它公然表示反對與蘇俄在經濟

和政治上求得接近。

『馬克思主義左派』號召工人實行總罷工，作為對車爾內政府的反動政策的回答。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參加罷工的工人已達一百萬以上。在許多工業區中，工人自發地佔領了企業和鐵路車站，推翻了地方政權機關，並成立了蘇維埃。農業工人和勞動農民羣衆都參加了工業工人的總罷工。在許多區域中，地主的莊園都被僱農和農民所強佔，克拉德諾和奧斯洛伐納的工人並武裝起來。

但是，沒有一個真正布爾什維克的領導機構的工人是不能取得勝利的。英勇的行動被不願進行堅決鬥爭來反對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左派』的動搖領袖瓦解了。罷工的領導人竟號召工人解除武裝，這就使政府易於鎮壓罷工。

十二月的罷工是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運動的轉捩點。它大大地促成了共產黨的成立。一九二一年十月間，共產黨成立了。

『官僚政府』在鎮壓了工人的發動以後，遭到日爾曼、匈牙利和一部分斯洛伐克資產階級的反對。一九二一年春季和夏季，這些民族的資產階級代表在國會中一再破壞政府的施政活動。日爾曼的議員要求參加政府。捷克資產階級也開始表示對車爾內政府不滿。資產階級極力想鞏固資本主義制度，因此它需要一個有社會民主黨參加的聯合政府。

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以貝奈斯為首的這樣一個政府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進入了資本主義暫時穩定階段。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產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是一個從屬於西方強國的多民族的國家。這一點可以用下述原因來說明：一九一八年，統治階級鎮壓了羣衆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奪取了對民族革命運動的領導權，從而建立了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國家。捷克斯洛伐克是作爲多民族的國家而形成的，在這個國家裏，政府實行着捷克化的大國政策，並嚴酷地鎮壓少數民族；土地問題也沒有得到解決，政府所實行的土地改革，損害了斯洛伐克人和外喀爾巴阡烏克蘭人的利益，而它所實行的政策則有利於捷克資產階級和地主；政府對斯洛伐克人和烏克蘭人實行歧視政策，這種政策使這些民族邊區的勞動羣衆過着最低水平的生活；唯西方強國馬首是瞻的統治階級，從一九一八年起，就推行着反蘇政策；捷克斯洛伐克變成了中歐的『協約國憲兵隊』。

一九二一至一九三九年時期的捷克斯洛伐克

貝奈斯政府的政策

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成立的貝奈斯政府，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穩定時期的政府。它在國會中倚靠着捷克社會黨、捷克社會民主黨和其他捷克政黨的支持。貝奈斯在發表自己的政綱的演說中，提出『最大限度鞏固與團結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口號。

貝奈斯政府對許多產品實行專營制，並對輸入與輸出做了全面的規定，建立了進出口許可證制度。

在製糖工業中，成立了政府的新迪加，它從製糖廠中按一定價格收購全部產品，將其輸出國外，並按自由價格出售，而新迪加所得的利潤的百分之五十歸國家，百分之四十三歸糖蘿蔔製造廠聯合會，百分之七歸糖廠廠主。

除了這種規定和管制以外，政府還釐訂了高額的間接稅，例如對煤炭規定按售價徵稅百分之三十。

同時，貝奈斯政府藉助於外債實行緊縮通貨政策。克郎的行市固定在很高的水平上。全部通貨緊縮政策是以排擠中小企業為目的的。危機時期（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幾百個中小企業倒閉了，對外貿易也大為縮減。到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為止，失業人數達四十四萬一千零七十五人，而大部分就業工人每個星期也不是全部就業。

執行緊縮通貨政策的結果，較弱小的企業主被剝奪了，而大工業家和金融家的勢力則鞏固了。由於克郎外匯牌價的提高，捷克銀行在投機事業上獲得了數十億的利潤。斯洛伐克和外喀爾巴阡烏克蘭的『過剩』工業大規模地進行了縮減，這兩個地區中倒閉了幾千個中小企業。由此可見，通貨緊縮使得捷克資本家用促成斯洛伐克和外喀爾巴阡烏克蘭農業化的辦法，部分上達到了加強自己的地位的目的。

通貨緊縮政策沉重地打擊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階級。除了因失業而造成的災難之外，物價也上漲了，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漲得很高。工人以一連串的罷工行動來回答。一九二二年夏季，礦工、冶金

工人、機器製造工人、紡織工人和化學工業工人都實行了罷工。

貝奈斯所推行的排擠日耳曼和匈牙利資本家的政策，引起了這些民族的資產階級政黨的反對。在國會中，日爾曼和匈牙利的議員，總是一貫搗亂。工人和勞動羣衆的發動的發展及少數民族的資產階級政黨所組成的反對派的發展，使貝奈斯內閣倒了台。

捷克斯洛伐克統治階級在對外政策方面是指靠協約國的，這時，捷克斯洛伐克在小協約國中起着領導作用。始終一貫而且片面地指靠西歐各國的方針，把捷克斯洛伐克變成了中歐的『協約國的憲兵』。

斯維拉政府

一九二二年十月七日，農民黨人斯維拉組成了內閣。按組成內閣的黨派來看，新閣與前屆內閣毫無區別。貝奈斯也以外交部長的資格加入了新閣。

斯維拉內閣無論在對內或對外政策方面，都繼續推行貝奈斯的政策。斯維拉特別堅決地實行貝奈斯的那一保證捷克資產階級在經濟和政治上享有統治地位的政綱。他藉助於取消奧國戰債和『歸化』以及封閉企業的方法來削弱非捷克的資產階級的地位。所謂『歸化』，就是凡作爲奧國、匈牙利或德國企業設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分支機構的金融及工商企業，其總管理處若設在捷克斯洛伐克國境之外，一概必須與其總管理處斷絕關係，或者使之遷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內。